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盛红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一首熟悉的老歌，当走在洛带古镇的老街上，看到周围的一砖一瓦，还有古镇上那些被称为客家人的流动的面孔，从艺库广场咖啡屋飘来的歌声一时间便多了几分沧桑、几分追忆、几分回头的打望，我的眼前幻化出一些老照片，浩浩荡荡奔徙的人群，像蚂蚁一样绵延的队伍，鸡公车、沉甸甸的担子、失去家园的无望与寻找新家园的期待眼神，还有坚毅的始终不停的脚步……那是怎样壮阔又震撼的一幕。

成都作家凸凹称客家人为“地球上的黄飘带”，客家文化学者肖平称它为“一个东方族群的隐秘历史”。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整村整队，扶老携幼、肩挑背扛，从闽粤赣出发，从中原大地出发，翻山越岭，涉水趟河，一路走来，散落巴山蜀水间，把一座座蛮荒的山野变成了新的栖息家园。所以，洛带，洛带，似乎又谐了“落担”的音，终于可以放下挑担，终于可以停下来、住下来了。

客家人一直被比作汉民族中的吉卜赛人或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漂来的一个族群。尤其从晋到清，历经5次大迁徙，他们携着故土的生活经验和先进的生产技能，裹着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家风传承，漂泊到哪里，就在哪里长出根须，繁衍生息，就在哪里落下一座稳固的客家“方言岛”。

客家先民在历史长河里经历的无数次大规模的迁徙，首先得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北击匈奴，南定百越”的战略版图说起。当年，秦始皇派遣几十万大军驻扎在五岭以南，以镇百越。这几十万汉人在五岭内外落地生根。那之后每逢改朝换代、政局动荡、烽火连天、民不聊生之际，黄河流域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士庶，便纷纷南迁以避战乱，他们逃到闽粤赣三省交界边界的广大山区，再继续南迁入川，与当地各民族相互交融，形成最初的客家聚居地。

明崇祯年间，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攻入四川，后与清军几经鏖战，双方伤亡惨重，人口流失严重，而四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原有的劳动力急剧减少，清廷不得已，下谕鼓励人口较密的湖南、湖北、广东的农民入川开垦，凡入川的男子补助白银八两、妇女补助白银四两。大批客家人为了摆脱饥饱半年粮的窘况而远离故土踏上新的征途。东起涪陵、重庆、内江等地，西至成都近郊地区的农民，其祖先不少都是南迁而来的客家人，成都近郊又以洛带镇成为客家人集居的五场之一，故而至今成都东山处处可闻中原古音。

客家人的先驱们在经历过过那样的颠沛迁移后，带着强烈的对故土的眷恋，将璀璨的洛河文明散布到所到之处，培养出勇敢坚毅的品质，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独特的符号。近代以来，涌现过无数的客家精英，散布全球。“他们拓荒创业，艰苦进取，敬家眷族，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享誉世界。

不知不觉间，历史铸就了今天。四川成为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而龙泉驿区又成为四川境内客家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全区现有的12个街镇乡中，占全区总人口近一半的客家人（约30万人）主要分布在以洛带为中心的西河、同安、洪安、万兴、茶店等乡镇。数百年来，龙泉驿客家人积淀了弥足珍贵的客家资源：以洛带、柏合为代表的“古镇客家”，以西河、茶店为代表的“水泊客家”，以山泉桃花诗村为代表的“山顶客家”，以山泉美满村、柏合枇杷谷为代表的“枇杷客家”，以柏合万亩梨园、万兴清水为代表的“梨乡客家”，以洛带金龙为代表的“樱花客家”，以洛带中国艺库、金龙景区为代表的“产业客家”，还有“会馆客家”“相思客家”“桃源客家”“餐饮客家”“艺术客家”“龙舞客家”等等。客家文化，已深深地根植在龙泉驿这片热土上。

洛带古镇将昨天和今天胶片样重叠，将过往和当下用艺术与文化的方式再现，打量这个地域的历史沧桑，研读碑文、廊柱甚至脚底下无意中踩着的一方石刻，那上面模模糊糊的文字依然存留着时光的余温以及客家文化浓厚的基因，它会让我们的精神更加饱满，无时不沉浸在又是客又是家的一方水土中。

今天，无论你是哪里人，无论多少人，无论是来了还是去了都无甚紧要，而时光将客家人的文化精髓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不管客从哪里来……

## 执子之手

朱晓梅

父母的一些习俗折射着他们那个年代的特有烙印。譬如走路，一人在前，另一人必落后两三步，沉默着踏上前者的脚印。倘若并排而行，中间必定隔了一米的距离，行人可以任意穿过。

在不熟悉的人看来，这是两个陌生人。能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身体靠近的，是父亲背了冒出头顶的货物，母亲担心东西滑落，下意识紧跟两步，双手总想扶在背篓上。父亲总是坚定地拒绝：“不用，你走开些！”

读《诗经》，看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回想父母，似乎没有见到过他们执手的场景，于是隐隐有些渴盼。特别留意过父母，好似他们从没有牵过手。母亲端饭上桌，父亲从桌上端碗，他们中间隔着桌子。或者母亲将面碗递给我，说“给你爸端去！”他们中间承载了一个我。幼时，他们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成年，他俩还是喜欢位于我的一左一右。我转个圈，从中间钻到母亲身边，父亲则下意识挪移步子，与母亲拉开距离。

我嚷嚷道：“老头儿，把老婆牵到！”

父亲脸上呈现出尴尬：“老夫老妻了，让人笑话！”我去挽父亲的胳膊，拉他过来，再牵母亲的手。母亲似乎被烫了下，缩回手，居然动作麻利地跳开了。

我指着大街上来往人群中牵手的老人，不满地嘟囔：“你们看看那些老年人，不都是手牵着手吗！”

父亲挣脱我的束缚，离我愈加远了：“我

不牵！”语气执著而坚定。

于是，我总爱挽着家里的那位现身说法：“老头儿，你牵牵老太婆的手怎么了？”

父亲说：“又不是不认识路！”

母亲说：“牵到手不自在。”

此时，你能如何？

我说：“迂腐！”

然而，那天夜里之后，出门时，父亲总是主动牵着母亲。原来，那天夜里，母亲走在前面，一个趔趄，摔到梯坎下，落后两三步的父亲没能拉住，母亲的手腕骨折了。

父亲说：“都怪我，没拉着你母亲。”

母亲说：“是我自己不小心。”

于是，年近古稀的父亲以绝对强硬的姿态宣誓了牵手的主权。上下楼梯、出门散步，他总是紧紧拉着母亲的手臂。

父亲笨拙的姿态，与我想象中的十指相扣相差甚远。然而，他小心翼翼又紧张的神情，深深印于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父亲对母亲焦急地叮嘱道：“有井盖，你小心！”

习惯了父亲拉着手臂的母亲，在父亲走后，走路时胳膊会下意识地抬升。这时，我便赶紧上前，挽起母亲的手臂。

或许我的姿势不对，或许力道欠缺，我似乎听见了母亲微不可察的叹息。

我红了眼，撇开头，我想说：“今后的路，我扶着你走。”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扶着母亲，稳稳地走。

## 父亲残发也飘逸

陆文宪

我手机上一一直保存着父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朝气蓬勃正值青春年华，飘逸的头发令人过目难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头发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呢？一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就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三伏天，那个父亲生日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那是一个周末，太阳火辣辣的，我穿过小街去城北一条小巷子买东西。当我走近幽暗的阴凉处，无意中一瞥竟然在一个剃头匠的摊位上看到了父亲。

瘦精精的父亲坐在一把脏兮兮的旧竹椅上，他的白背心前围了一块脏兮兮的理发围布。父亲任由同样脏兮兮的剃头师傅摆弄他稀疏疏的头发。发理完了，师傅捏着刮过胡子的剃刀，左手翻起父亲的后颈，右臂一抬，剃刀便沿脊椎由上而下，一点一点地点着推下去。我看见父亲生硬地颤抖了两下，夸张的动作像是在表演。我听见师傅嘟囔着说“放松放松”，随后就是洗头。在一个木头三角形支架上，放着一个脱了瓷皮的同样脏兮兮的脸盆，剃头匠把父亲的头按进去，洗揉一番后再取下搭在生锈铁丝上的脏兮兮的毛巾，用它擦着父亲湿漉漉的头。

见父亲理发完毕，我急忙掏腰包摸出钱来，应该是两元。记得父亲只是说“我有小的我有小的”，却任由我给他付款。我看到父亲容光焕发，他的头发依然稀疏，尽管脸被刮得非常干净却有些失真。我依然看不起父亲这过于简单的发型。

顺着那条巷子，我们父子俩边走边聊，多数时间是我无话找话说，父亲则微微偏着头，很认真地听的样子，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说太脏了，不要在这儿剪头发了。父亲说，那个砍颈子，舒服，其他地方，我找过，莫得。我说，太脏了，容易生疮，你那回遭缠腰丹，忘记了嗦？父亲一听便憨笑起来。我问，不是图相因吧？父亲摇了摇头。

我感觉父亲走路很慢，完全不是平常急匆匆的步履。我明白了他的心思，就是想在在这条小巷子里多停留一会儿，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走到小巷尽头，我便投其所好地说：爸，大街上太阳大得很，我们反正没有什么事，还是回头走，从巷子那边回家。

分手之时，父子俩就像老朋友一样，父亲不说去家喝水吃了饭再走的客套话，我亦不喊他去工厂那边我的单间小居看一看，只说了一句“我走了”，父亲也只是点了点头。

回到骄阳下，热浪打来，我不想停留太久，匆匆穿过马路，不经意间转身时看见父亲仍然呆立在原地，看着我的方向。形单影只的父亲被强烈的阳光照射着，他的残发看上去竟也飘逸起来，从此在我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我听母亲说起，父亲一般不到一个月就理一次发，不理发，头屑多，痒。母亲还说你爸爸说，我这样子是不是太浪费了，一个月的洗理费都被我用光了……

现如今，我的头发也开始大量减少。我及时自觉地按照父亲的希望，早就不再去昂贵的美发店，去年开始去10元快剪店理发。今年，再从10元快剪店过渡到自己上网买理发器，自己打理我的简单发型。

我有时会想，假如父亲他老人家还健在，我真的可以每隔十天半月，用我掌握的剪发手艺为他修理打整一番……